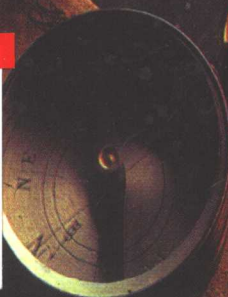


杨国华等编译

外国 奇情故事 精品



Maximum
Quality
Guaranteed

外国故事精品系列

外国 奇情故事 精品

杨国华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金海

封面设计：陆震伟

外国奇情故事精品

杨国华等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215,000

1999年2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646-004-7/I·236

定价：10.00元

打开此书
面对异域的“奇情”
五味杂陈
你去感慨系之

青春，热血，欲望
美丽，浪漫，苦涩
还有爱与迷惘……
天使与恶魔永远在较量

目录

偷桃子的人	(1)
分享爱情	(11)
卡尔美拉	(26)
伤心咖啡馆之歌	(39)
泰坦尼克号	(51)
情证今生	(75)
别墅之夜	(87)
假婚奇缘	(102)
三姐妹之恋	(117)
树子小姐	(131)
爱的渴望	(142)
春琴抄	(158)
第四十一个	(170)
午夜情未了	(183)
诡秘的情侣	(196)
爱情故事	(209)
晚安, 恋人们	(223)
偶像	(237)
冷血情	(250)
卡尔与安娜	(263)

偷桃子的人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加利亚中部山城特尔诺沃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事件。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上校夫人，即使在战后许多年，当地人还时时想起她的模样：总是穿着连衣裙，戴着宽边帽和黑手套，婀娜飘香，全身上下妩媚动人。而她的丈夫上校城防司令官，却已五十出头，膀大腰圆，头发花白，脖子又粗又短，整个人活像一只山猫。这对毫不般配的夫妻住在城郊一幢带花园的老式房子里，花园里种着不少桃树，桃子又大又甜，由一个勤务兵看管。

1918年的夏天，这座城市塞满了五花八门的俘虏，有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也有法国人和英国人。这些俘虏全归上校管制，为了安全起见，上校命令勤务兵把花园用铁丝网围起来，并在铁丝网中间拉了一根铅丝，上面系着铜铃，一有风吹草动，铜铃就丁零作响。每晚回到家里，上校都要叫勤务兵跟着他巡查一遍；他还对勤务兵下了一道死命令：在花园里过夜，不许任何人进入花园。

上校每天早晨都独自乘马车到城里去上班，中午，回来吃饭；吃完饭，他便上床午睡，睡足以后又去上班。美丽的上校夫人唯一的消遣便是阅读丈夫和佣人从城里带回来的书报，经常独自一人，郁郁寡欢地打发那些磨灭她青春年华和娇美容颜的日子。

这一天，佣人跟勤务兵一起到城里去了。上校夫人就像平

常一样，坐在老房子的过堂上闭目养神。天气炎热，四周空无一人。一只热得晕头转向的蚰蚰在屋檐下叫着，它那凄楚的鸣叫声好像在为这个孤独的中年女人解闷。

突然，上校夫人听见“丁零”一声，是铁丝网上的小铜铃发出的声音。接着铜铃又响了两下。上校夫人吓了一跳，站起来四处张望。她胆子不大，但也不心虚——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钻进城防司令的花园？她趿上便鞋，迟疑地向传来铃声的花园东侧走去。

但是那边不见人影。桃子已经红透，四周鸦雀无声。“该死的狗！”上校夫人低声嗟喟了一句，因为经常有饿瘪了肚子的狗来偷吃葡萄。可是，哪儿有狗？寂静中只有黄蜂嗡嗡作响。她慢慢地走到一棵桃树下，薄薄的连衣裙清晰地勾勒出她那迷人的身段。紧接着她像踩到了蛇，惊叫了一声，然后以发抖的声音喊道：

“你是谁？出来，快出来！”

只见一个年轻男人从附近一簇葡萄藤后面慢慢直起身来。他光着脑袋，一顶军帽里装满了刚摘下来的桃子，他把帽子紧紧抱在怀里。

这是个塞尔维亚战俘。

他们面面相觑，默默地站了几秒钟。俘虏身上很脏，打着赤脚，腿上伤痕累累；但看得出来，他长得十分英俊，那双因饥饿而咄咄逼人的大眼睛，使他更像个在逃的苦役犯人。他惊讶地盯着上校夫人，似乎舍不得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

上校夫人心有余悸地厉声问：“你——你怎么敢进来！你知道这是谁的家？”

“看在上帝的面上，太太……饿呀。”

战俘语气平静、客气，还有点俏皮。他甚至笑了一笑，脸上露出一个年轻人满不在乎的神情。

上校夫人有些发窘，俘虏紧盯着她的那双眼睛使她不知所

措。幸亏勤务兵不在，她想，否则事情会不可收拾。

犹豫了片刻后，她说：“要是很饿，请跟我来，我给你拿些吃的。”

俘虏毫不迟疑地跟在上校夫人身后，来到房子前，腋下仍夹着满满一帽子桃子。上校夫人从屋子里端出一盘食物，俘虏接过盘子时两手发抖，但没有马上吃，大概他不愿当着她的面露出难堪的饿相。于是上校夫人走进屋子。俘虏见夫人一走，立刻狼吞虎咽起来，片刻工夫就把盘子扫了个精光。几分钟后，上校夫人从屋里拿出一包衣服，发现俘虏静静地坐在长椅上，偷来的桃子已全放在盘子里，表示他已退还了赃物。

“都拿去吧，”上校夫人说，伸手把一包衣服递给他，“桃子也带走，干吗还给我呢？如果以后路过这儿，需要我帮忙……”她边说边偷偷打量这个战俘。

他确实很漂亮，而且，看样子很有教养。听了她的话，俘虏点了点头，眼睛里放出光芒。上校夫人本当告诉他来这儿很危险，或者告诉他自己就是城防司令的夫人，再来就必死无疑——但是，她不仅没有向他提出警告，反而说：

“如果再来，就在这个时候来，不要晚了，也不要早了，这个时候我一人在家……”

这好像是约会？

俘虏阴郁的眼睛顿时充满了热情，他还要说什么，但上校夫人已伸出手，向他告别。俘虏迅速接过她的手，很有礼貌地吻了一下，随后，握着她的手，直视她的眼睛。上校夫人没有马上把手缩回去，相反，她渐渐地向俘虏呈现一个动人的微笑。

俘虏依依不舍地向后退了几步。她注视着俘虏的背影，目送他消失在花园的东侧……

一切又归于宁静。上校夫人站在过堂上，望着远处发愣。她在房子跟前转了一阵，收了盘子，坐在几分钟前俘虏坐过的长椅上，继续望着远方发愣。

晚上,她没有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丈夫。只是吃晚饭时,她故意谈到城里的俘虏,说他们都快要饿死了。上校眉头一皱,说:“你倒为奴隶操心!别来教师爷那一套。你知道他们是怎样虐待保加利亚俘虏的吗?”

她没吭声。倒不是由于丈夫说得有理,而是她觉得跟他谈这些毫无意义,而且“教师爷”三个字深深刺痛了她的心。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上校要她做他妻子时,她正是城里一名小学教员(因此丈夫称她“教师爷”)。她出身于衰微破败的高门大户,她肯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军官,正是因为家境清苦。如今,她已是妙龄已过的漂亮中年女人,她的一双大眼睛里隐隐含着深沉、抑郁的神情,就像许多没有生育、夙愿未偿的女人那样。而丈夫只知道她是本城最该知足的女人,尤其是在这样的年代,别人弄不到的东西他家里应有尽有。除此之外,他关心的只是晋升和荣誉,——尤其是荣誉,他曾跟土耳其人和塞尔维亚人打过仗,后者把一块弹片留在他的腿里,——为了这个,他也要十分严酷地对待那些俘虏,尤其是该死的塞尔维亚人。上校夫人离开饭桌,走到窗口,望着黑乎乎的花园。不知为什么,白天与那俘虏见面后,她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欺骗了我!——上校夫人心里陡然恨起丈夫——他用军衔、荣耀和许愿收买了我,——他曾答应给我创造幸福美满的生活,结果他是夺去我青春的罪魁祸首!

“亲爱的,听见响声了吗?”丈夫发现妻子神色黯淡,便岔开话题。

“什么?”她转过脸,瞟了丈夫一眼。

“开炮了……你听,炮弹的爆炸声。”

上校夫人凝神静听,确实听见什么地方传来低沉的隆隆声。“是呵,听见了。”她叹了口气,觉得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我们的人正在进行恶战，愿上帝保佑他们！”

“这一切全是疯子干的。”上校夫人扔下一句话，拿起煤油灯进了卧室。上校眯起了眼睛，目送自己的女人走进屋子。这一夜，上校夫人想到了战争，想到战争的结局，想到那个俘虏的悲惨遭遇。她久久不能合眼，仿佛又看见了俘虏那双直视着她的迷人的黑亮眼睛……

第二天，那个俘虏没有露面。上校夫人在过堂上张望了好久，甚至特别注意花园东侧那一大片桃树林后的俘虏营——但他没有露面。午饭后，上校夫人在过堂和花园小径上转悠，不知为什么，——连她自己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想见他？为什么？！她甚至用丈夫的望远镜，站在过堂上仔仔细细地搜索能看到的一草一木……

周末，上校夫人觉得头痛，同时蠕蠕的叫声撩拨她的心弦。夏末的热气更使她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午饭后，她躺在房间里，想读点书，但一个字也没有读进去。不一会儿，她听到丈夫上班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有个人在向这边走来，而且是轻手轻脚的，越走越近。她惊骇地掀开被子，坐在床上。

门突然被一双手打开了，那个大胆的俘虏竟出现在她面前。但是出乎她的意料：他又一下子不见了。她一动不动坐着，呼吸急促，两眼圆睁。她仿佛看见了一个幽灵，全身紧张得直打哆嗦。但她很快披上罩衫，急步走向过堂。

——他正坐在那把长椅上。

她慢慢地向他走去，仿佛进入了梦境。热风扑面而来，犹如一股股甜丝丝的、使人陶醉的气浪。

这时候，她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胡乱说了句什么，然后羞涩地冲他一笑，又突然向他伸出白皙的手。俘虏拉着她的手，低下头来吻了一下，又吻了一下。她发现他那黑亮的头发扫到了自己的胸脯。

“我以为你……忘了。”话到嘴边，她又突然漏掉了“把我”

两字。

“我本想来，可是不行。”他回答说，那异域人的语音听起来十分神秘。

两人相对而立。热风吹来，罩衫紧贴在上校夫人的身上，下摆被掀了开来，使她的膝盖赤裸在外，她顿时满脸赧红。俘虏的炯炯目光使她心醉神迷，似乎周围的一切都被风刮得旋转起来了。

这时上校夫人才发现：俘虏今天打扮得既干净又得体，人也显得更精神、更高大了。

“想吃点东西吗？”她问。

“如果请我，当然不会拒绝。”

她满面春风地走进房里，切了片面包，又拿了团奶酪，——突然想起勤务兵快回来了，于是把食物塞在俘虏怀里，让他赶快沿着花园旁边的小径离开。当他翻过墙去，消失不见，她才一头栽在床上，呆然不动。“最好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她心里嘀咕，但只觉得四肢瘫软，心里又兴奋又不安，——她知道他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

3

第二天下午，她听到了一阵口哨声。循着哨声找去，她在花园的一处洼地里看见了他。他正用全神贯注和满含激情的、艳羡的目光看着她，看着她向自己走来。这使她感到头晕目眩，身上每个细胞都在发抖。他的目光在她身上的每个细节之间搜索，肩、胸、腰……

她的感情犹如突然卷起的波涛——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这样狂热、虔诚、动情地望过她，她对此感到害怕，同时又感到快乐。“喂，我能帮您点什么忙吗？”她用事先想好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激动。

俘虏伸出手，上校夫人马上把它接住。她简直被他轻盈和

均匀、优美、刚毅的动作迷住了。“我又来了——”他不好意思地笑道。

“您是怎么跑出俘虏营的？”她幽幽地问。

“我在营里伺候一位法国上尉，他现在喝醉了，我就来了……可我不是来找吃的，而是来看您——我知道您是城防司令的夫人。”

她立刻把脸转到一边，只觉得呼吸急促，一股热血涌进恍恍惚惚的眼眶。

“但您是个好人，”俘虏说，“一想到您，我就想来这儿，就感到俘虏营并不可怕，而且，对生活有了信心……”俘虏用无限钟情的目光看着她。

“可我对您一无所知……”她勉强说。

“我不过是个俘虏，我的一切无足轻重。”

“您没有妻子吗？”上校夫人脱口而出，——猛地又被自己的大胆吓了一跳。

俘虏向她伸出十个没戴结婚戒指的细长指头。

上校夫人窘住了，她低下头。而他猛地抓住她的手，一股电流从他身上传到她身上。她觉得他的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腰部，于是往后一缩，想避开这一危险的亲热举动；但他没有松手，反而把她往怀里一搂，还没有等她省悟过来，就用那如饥似渴的嘴唇给了她一阵亲吻……

她好不容易从他怀里挣出来，没命地朝房子跑去，耳边只听到嗡嗡声：“明天这时候再来！明天这时候再来！……”

从这天起，上校夫人不再是从前那个上校夫人了。在桃树下，在灌木丛中，她的身子分成了两半：一半是逆来顺受、在不觉痛痒的绝望和忧郁中消耗风烛残年的中年女人，而另一半，却是有信心、有爱情、有快乐的年轻生灵。她每天下午都在花园里等候俘虏，——屏住气息，两腿发软，当听到哨声，当俘虏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竟兴奋得停止了呼吸。她的感情越来越丰富，欲望越

来越强烈；而当她知道俘虏曾经也是个中学教员，在贝尔格莱德一所中学教音乐时，她更完全地沉浸在毕生未有的热恋之中了。

她想离开丈夫，她要义无反顾地跟随俘虏走到天涯海角去。她的信心越来越大，笑声也越来越多。那隐藏在心中的秘密，竟然在她已不再清脆的女中音里加进了卖弄风情的音符。爱情给女人带来的变化多大呵！以至上校有天晚上吃饭时说：“您返老还童啦，亲爱的？”

“这不好吗？”她冷冷地回答。看着丈夫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她感到了一丝恐惧。

这天晚上，她坐在过堂里乘凉，入神地望着满天星斗，沉醉在对白天的甜蜜的回忆之中。她没有发现上校正用诧异的目光死死盯着她。

“喂，你在想什么？”上校问。

她吓了一跳，随后说：“我在想……我老了。”

“谁老了？是我吗？”

“不，是我老了。”

“你还早哩，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上一些好日子。”

“无忧无虑？”她摇摇头说，“跟着你，从来就不是无忧无虑。”

“是吗？”上校在椅子上扭转身来，死死地直视着她，“你到底想说什么？”

她瞅了他一眼——那眼睛炯炯有神，从她外表的镇静可以看出，她已破釜沉舟，准备应付一切了。这目光使上校浑身发凉，但他马上冷冷地说：“看来，有什么东西迷住你心窍啦！”

上校夫人站起来，把披巾往肩上一搭，一声不响地在过堂上来回踱步。

“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上校在她背后说，“秋天快到了，战争带来的麻烦就要结束了。”

这句话使上校夫人吃了一惊。她随即想到：“秋天，秋天俘虏就要走了……”一种不祥之兆使她的心收紧了。而且丈夫好

像话外有话，难道说他已经察觉了什么？……

4

一连五天，俘虏没有再来。上校夫人每天在花园的桃树下等他，等得直想哭，想喊叫。想见他的强烈愿望不可遏制，但是四下一片静谧，只有昆虫的嗡嗡声。傍晚，她无精打采地回到房里，神不守舍。她担心他得了可怕的传染病，因为听佣人说，近来有许多俘虏病死了。也许他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呢？她为他默默祈祷，同时满腹惆怅。

第六天，她灵机一动，找个借口进了城。她想在城中或许能打听到什么，或者凑巧能碰到他。但是，她什么也没得到，连个熟人也没碰到。回到家中，她已被暑热和烈日弄得精疲力竭。

就在这天晚上，——一个生死攸关的晚上，上校夫人默默地望着过堂对面升起的月亮，沉浸在惯常的忧伤中，同时恐惧感像疟疾一样一阵阵袭来。

上校花园的边上住着一位退休教员，他晚上睡不着，在自己家的房子前蹀躞。他忽然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仿佛有人在上校家的花园中走动。他吃了一惊，马上想起美丽的上校夫人，他觉得她近来心神不宁，而且每天不知在花园中做些什么。于是他隐蔽在葡萄架下，耸耳细听。

先是听到口哨声，听得出是年轻男子吹出的口哨声，接着有个人影进入上校家的花园，一晃眼不见了。随后不久，口哨声又起，宛如小鸟啼啭，其娴熟的程度使退休教员吃惊，好像是一只鸟在呼唤另一只鸟。接着，四下一片寂静。

然而在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老教员突然听到上校的勤务兵用嘶哑的嗓子喊了一声，同时，他看到一团火光。枪声打破了沉寂，盖住了短促的一声惨叫。老教员只觉得有一种热乎乎的、湿漉漉的东西溅到他脸上。他还没来得及去弄明白那是什么，就听到上校夫人在大声号叫，一路向这边奔来。紧接着传来上

校的声音，狗的狂吠……

老教员吓得毛发倒竖，急忙躲进自己的屋子，在关门的一刹那，他看到上校夫人正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抓住丈夫不放，而上校正设法把她拖回去……

5

第二天，老教员畏畏缩缩地沿着小径朝上校的花园那边走去。他走进花园，即刻发现一具尸体仰面朝天倒在地上。死者歪着脸，看得出来，他挣扎了很长时间才死去。

老教员正想退回去，猛地觉察到有人盯着他。他一扭头，发现是上校的勤务兵，面孔浮肿，疲乏不堪地站在附近树下。

“他们还没起床吗？”教员指着房子问。

勤务兵只是把手随便一挥：“都不在，夜里四点光景，太太拿上校的手枪自杀，我们用马车把她送到城里去了。”

老教员若有所思地捻着山羊胡子，离开了上校的花园……

不知多少年以后，有个男孩子靠近上校的房子，想搞些吃的，也许是桃子。当他悄悄摸到上校那棵果实累累的老杏树下面时，他看见了一个人：她穿一件天蓝色连衣裙，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衣袖中露出她那又白又嫩的手。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酷似童话中的妖怪。那男孩感到毛骨悚然。

倏地，她转过脸来，于是男孩瞧见了她的眼睛——一双充满柔情和忧伤的深陷下去的蓝眼睛。他吓得大叫一声，拔腿就跑。他边跑边断定，那是童话中的精灵，美妙而令人畏惧的精灵……

（郑 华）

分 享 爱 情

1

刚刚进校的小伙子塞姆成了我们女生议论的对象。他神秘而寡言,骑一辆哈莱牌摩托,不戴头盔,一头长发,一身黑色夹克,独来独往,因此格外显眼。有人传说塞姆抢劫过一家便民商店,有人说他是便衣警察,也有人说他是某个大牌电影明星的私生子,天知道这些传闻是真是假。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坐在离家很近的一片橘树林中看书。书摊开放在膝盖上,但我的思绪却沉浸在玫瑰色的白日梦中。这时,一阵摩托车嘶哑的隆隆声打破了林中的宁静。一辆哈莱牌摩托驶入了林中小道。从那件黑亮的夹克和那头长发,我很快认出那人是塞姆。

突然,摩托车身猛地跃起,在空中打了个转,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弧线,摔落到地面上,在地上翻了个跟头才停住。

我赶忙向出事地点跑去。塞姆被压在撞弯了的车架下,一小股鲜血顺着左太阳穴流下。我弯下身检查了他头部和手臂上的伤势。尽管不太严重,但伤口仍在流血,得用点东西包扎一下。情急之下,我脱下T恤衫,学着电影里的动作,用牙使劲将T恤衫撕开,然后用布条包扎好他的伤口。

塞姆的神志清醒过来,摸着受伤的太阳穴,骂道:“我给那该死的轮胎气打得太足了。真他妈倒霉。顺便介绍一下,我叫塞姆·考迪。”

“我知道。”可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严格说,我没有理由

知道他的名字。

“而你是艾丽森·查普曼。”说着他从车下抽出身，挣扎着站起来。“谢谢你救了我。T恤衫，我会还你一件的。”

他绝望地盯着那辆摩托，随后一瘸一拐地向公路走去。我一直看着他离去，粗犷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他跳进一辆路过的深红色运货车。汽车隆隆地驶去，扬起团团尘土。渐渐地，这位神秘的小伙子使我产生了一种按捺不住的、近乎疯狂的情感。难道是我坠入了爱河？

2

回到家后，我始终想着与塞姆相遇的事情。他的哈莱牌摩托，身上散发的烟味、汗味，冷峻的相貌和气质……从那翻江倒海的感觉来看，我相信这就是恋爱的滋味，但我对塞姆知之甚少，该怎么办呢？我渴望找个人来聊聊，帮我解除这种苦恼。这个人就是艾泽。

艾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从九岁起就结识了。艾泽人特别聪明，是年级中公认的尖子生，曾参加过全美高中生西屋科学发明竞赛，进入了半决赛。平时，她爱钻研些高深的理论问题。我的事情从来不向她隐瞒。

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是她妈妈劳伦接的电话。劳伦告诉我，她们刚从医院回来，艾泽又马上到学校图书馆去了。劳伦的声音有些压抑，语气沉重，并伴有抽抽噎噎的呜咽声。我想她家可能出事了。于是我拿起车钥匙跑出门。

学校图书馆里空空荡荡。在艾泽常坐的那个书桌，我找到了她。她弓着身子坐在桌前，长长的秀发遮住了那张漂亮的脸。书桌上堆满了厚厚的书。“艾泽，干嘛这么用功？”

“只是看看大概罢了。”她抬起头，眼睛有点儿充血，好像刚哭过，那种异样的眼神使我不安起来。我浏览了那些书的名字：《临床肿瘤学原理与实践》、《放疗与化疗的治疗理论》……我的